

漢

書

一七



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班固

漢書卷五十三

祕書監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卅觀津人也

師古曰縣名也地理志屬信都觀音工喚反

喜賓客

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

孝文時爲吳相

病免孝景即位爲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

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飲

師古曰序家人昆弟之親不爲君臣禮也

是時上未

立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

師古曰從音千庸反

太后驪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

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

嬰亦薄其官

師古曰自嫌其官輕薄之也

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

不得朝請

師古曰請音才性反其下亦同

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

室諸賓無如嬰賢

師古曰宗室帝之同姓親也諸賓摠謂外家也以吳楚之難故欲用内外之親為將也

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

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廼拜嬰為大將軍

賜金千斤嬰言爰盜纁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

之所賜金陳廊廡下

師古曰廊堂下周屋也廡門屋也音侮

軍吏過輒

令財取為用

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用之也

金無入家者嬰守滎

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

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元禮

師古曰言特敬

此二
人也
四年立栗太子

師古曰栗姬之子故曰栗太子

以嬰為傅七年栗

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田南山下

師古曰數屏隱也

月諸實賓客辯士說莫能來梁入高遂廼說嬰曰

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

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拔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

趙女屏間處而不朝

師古曰擁抱也間處猶言私處也

祇加懟自明揚

主之過

師古曰祇適也懟怨怒也祇音支其字從衣對音直類反

有如兩宮奭將軍

帝也奭怒貌也音赫則妻子無類矣

師古曰言被誅戮無遺類也

嬰然

之廼起朝請如故挑侯免相

服虔曰劉舍也

實太后數言

魏其景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相魏其者

師古曰愛猶惜也

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

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瞻師古曰沾沾輕

薄也或音他兼反今俗言薄店
沾喜音計吏反易音弋或反

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

建陵侯衛綰爲丞相

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竇嬰已爲大

將軍方盛蚡爲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

如子姓

師古曰姓生也言
同子禮若己所生

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

師古曰
晚節猶

言未
時也

爲中大夫辯有口學盤孟諸書

應劭曰黃帝史
孔甲所作也凡

二十九篇書盤孟中所以爲法戒也諸書諸子之書也孟康曰孔甲
盤孟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者也晉灼曰案藝文志孟說

是也

王后賢之孝景崩武帝初即位蚡以舅封爲武

安侯弟勝爲周陽侯蚡新用事卑下賓客

師古曰下
音胡稼反

進名士家居者貴之

晉灼曰滯在
里巷未仕者

欲以傾諸將相

師古

曰傾謂踰越而勝之也

上所填撫多蚡賓客計策

師淳曰多薦名士名士得進為帝畫

計策也師古曰填音竹乃反

會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藉福

說蚡曰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今將軍初

興未如即上以將軍為相必讓魏其魏其為相將

軍必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

師古曰言其尊貴同一等也

有讓賢

名蚡廼微言太后風上

師古曰風讀曰調

於是廼以嬰為丞

相蚡為太尉藉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

惡

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

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

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

師古曰兼容謂不嫉惡人令其怨也

不能今以毀去矣嬰不聽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

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

師古曰推轂謂外薦之若轉車轂之為也

迎

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

關禁也

以禮

為服制

師古曰謂喪服之制也

以興太平舉謫諸竇宗室無行

者除其屬藉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

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言而嬰

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恣

不說

師古曰恣益也說讀曰悅

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

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廼罷逐趙綰

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以拍至侯許昌為丞相

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嬰蚡以侯家居蚡雖

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師古曰效謂見聽用士

吏趨執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蚡曰益橫師古曰橫恣也音胡孟反

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

辦免上以蚡為丞相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

天下士郡諸侯俞益附蚡師古曰郡及諸侯也猶言郡國耳蚡為人貌

侵生貴甚服虔曰侵短小也師古曰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也又以為諸侯王多長

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秋師古曰謂年幼也齒歷方父故云富於春秋蚡以肺

附為相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者也一說肺斫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也非痛折節

以禮屈之天下不肅師古曰痛猶甚也言以尊貴臨之皆令其屈節而下已也當是

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

二千石權移主上上廼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

吏師古曰凡言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

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

武庫是後廼退

師古曰考工少府之屬官也主作器械上責其此請故謂之曰何不遂取武庫蚡乃退也

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

師古曰自處尊位也鄉讀比目鄉

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

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

由此滋

驕師古曰滋益也

治宅甲諸弟

師古曰言爲諸弟之最也以甲乙之次言甲則爲上矣

田園極

膏腴

師古曰膏腴謂肥厚之處

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

師古曰屬逮及

也音之欲反

前堂羅鍾鼓立曲旃

如淳曰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曲旃上曲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許慎云旃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士衆也

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

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

師古曰奏進也

而嬰失寶太后

益䟽不用無執諸公稍自引而怠教焉師古曰教焉與傲同唯

灌夫獨否故嬰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

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父張孟常為潁陰侯灌嬰

舍人得幸因進之師古曰進薦也嬰灌子孟也至二千石故蒙灌氏

姓為灌孟師古曰蒙冒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嬰為將軍

屬太尉師古曰時潁陰侯是灌嬰之子名何轉寫誤為嬰耳請孟為校尉夫以千

人與父俱孟康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也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

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漢法父子俱有

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

將軍頭以報父仇張晏曰自奮奮厲也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

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

師古曰所善素與己善者

及出壁門莫

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

師古

曰戲大將之旗也讀與麾同又音許宜反

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後還走

漢壁

師古曰走趨嚮也音奏

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

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

師古曰萬金者言其價貴也金字或作全言得之

者必生全也

創少瘳

師古曰瘳差也音丑涼反

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

壁曲折請復往

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

將軍壯而義之恐亡夫

廼言太尉太尉召固止之吳軍破夫以此名聞天

下潁陰侯言夫夫爲郎中將數歲坐法去家居長

安中諸公莫不稱由是復爲代相武帝即位以爲

淮陽天下郊勁兵處師古曰郊謂四交輻湊而兵又勁彊故徙夫為淮陽

太守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

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師古曰禮數之輕重也夫醉搏甫師古曰搏以手擊之

竇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為燕相數歲坐

法免家居長安夫為人剛直使酒師古曰使酒因酒而使氣也不

好面諛貴戚諸執在己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己左

俞貧賤尤益禮敬與鈞師古曰右尊也左卑也鈞等也稠人廣眾薦

寵下輩師古曰稠多也下輩下等之人也每於人眾之中故寵薦也士亦以此多之師古曰多猶重

之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師古曰已必也謂一言許人必信之也喜音許吏反

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

數十百人

師古曰或八九十或百人也

波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

師古曰波讀曰波

橫潁川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其下亦同

潁川兒歌之曰潁水

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師古曰深怨嫉之故為此言也

夫家居卿

相待中賓客益衰

師古曰以夫居家而卿相待中素為夫之賓客者漸以衰退不復往也

及賈

嬰失執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

蘇林

曰二人相倚引繩直排根賓客去之者不與交通也孟康曰根音根格引繩以彈排擯根格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根音下恩反格音下各反

言嬰與夫共相提挈有入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慢弛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辭如相對挽繩而根格之也今吳楚俗猶謂牽引

前卻為根格

夫亦得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

重

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也師古曰相牽引而致於尊重也為音于偽反

其游如父子然相

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夫嘗有服

師古曰謂喪服也

過丞

相蚡蚡從容曰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

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

仲孺有服夫曰將軍廼肯幸臨況魏其侯

師古曰況賜也

夫

安敢以服爲解

師古曰解謂辭之也若今言分疏矣

請語魏其具

師古曰具辨具酒食

將軍旦日蚤臨

師古曰旦日明旦也蚤古早字

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

夫人益市牛酒

師古曰益多也

夜洒掃張具

師古曰洒音灑又音所寄反

至

旦平明令門下候司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

相豈忘之哉夫不懌

師古曰懌懌悅也

曰夫以服請不宜

師古曰不當忘

也廼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

師古曰特但也

殊無意

往夫至門蚡尚卧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

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

吾醉忘與仲孺言廼駕往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

飲酒酣夫起舞屬蚡師古曰屬付也猶今之舞蚡不起

夫徙坐語侵之師古曰徙坐謂移就其坐也嬰廼扶夫去謝蚡蚡卒

飲至夜極驩而去後蚡使藉福請嬰城南田嬰大

望曰師古曰望怨也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執相奪乎

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廼謾好謝蚡師古

曰謾猶詭也詐為好言也謾讀與慢同又音莫連反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

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

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

也師古曰與讀曰預預干也五呂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光四年春

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

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

與語言賓客居間遂已俱解師古曰兩家賓客處於中間和解之夏蚡取

燕王女為夫人師古曰燕王澤之子康王嘉女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

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

師古曰言因酒有失得罪過於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

解彊與俱酒酣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為壽

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也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師古曰如說是也

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

將軍貴人也畢之張晏曰行酒過之為已畢如淳曰言雖貴且當盡酒以其執劫之也師古曰如說近之言

將軍雖貴人也請盡此時蚡不肯
師古曰不為盡也行酒次至臨

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師古曰附耳小語也又不避席

夫無所發怒廼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

今日長者為壽廼效女曹兒咄囁耳語師古曰女曹兒猶言見其輩也

咄音目曰涉反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子孟康曰李廣為東宮

程不識為西宮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蘇林

曰不為李將軍除道地邪如淳曰二人同號比尊今辱一人不當為毀廣邪師古曰如說近之言既毀程今廣何地自安處夫曰

今日斬頭穴匈何知程李晉灼曰斬頭見刺猶不止也坐乃起更衣

師古曰坐謂坐上之人也更改也凡久出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煖或變也稍稍去嬰去戲夫晉灼曰戲古麾

字也師古曰招麾之今出也漢書多以戲為麾字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

也廼令騎留夫

師古曰騎謂常從之騎也

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

案夫項令謝

師古曰使其拜也

夫愈怒不肯順蚡廼戲騎縛

夫

師古曰戲讀亦曰麾謂指麾命之而令收縛夫也

置傳舍

師古曰傳舍解在廳食其傳

召長史

曰今日召宗室

師古曰長史丞相長史也召宗室謂請召之為客也

有詔劾灌夫

罵坐不敬

師古曰於大坐中罵詈言為不敬

繫居室

師古曰居室署名也屬少府其後改名曰保宮

遂其前事

師古曰遂竟也

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

得棄市罪嬰愧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

如淳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夫請

罪也師古曰如說非也為資為其資地耳非財物也為讀如本字

蚡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

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銳為救夫嬰

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迕

師古曰相逆迕也迕音悟

寧可救邪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師

曰言不過失罰耳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廼匿其家

竊出上書師古曰匿避也不令家人知之恐其又止諫也立召入具告言灌夫醉

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辨之如淳曰東朝太

后朝也張晏曰會公卿大夫東朝共理而分別也嬰東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飽得

過廼丞相以它事誣罪之蚡盛毀夫所為橫恣罪

逆不道嬰度無可柰何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因言蚡短蚡曰天

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附所好音樂狗馬田

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師古曰倡樂人也優諧戲者也不如魏其灌

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

印視天俛畫地

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辟睨兩在也念欲作反事也師古曰印讀曰仰辟睨兩

宮間

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也師古曰辟睨傍視也辟音普計反字本作瞬睨音吾計反

幸天下有

變而欲有大功

張晏曰幸有反者當為將立大功也臣瓚曰天下有變謂因國家變難之際得立大功也師古曰

瓚說

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上問朝臣兩人孰是

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

馳不測之吳軍

師古曰荷負也不測言其疆盛也荷音何

身被數十創名冠

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它過

以誅也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

家累巨萬橫恣潁川較轢宗室侵犯骨肉

師古曰較轢謂蹈踐

之也較音凌轢音郎轢等反

此所謂支大於幹輕大於股不折必披師古

曰披音不靡反

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

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娶餘皆莫敢對上

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

局趣效轅下駒

應劭曰駒者駕著轅下局趣蹶小之貌也張晏曰倪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師古曰張說非也

駕馬車不以牝馬小雅皇皇者華之詩曰我馬維駒非隨母也

吾并斬若屬矣

師古曰若汝也即罷

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以語太后

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

晉灼曰藉蹈也

令我

百歲後皆魚肉之乎

師古曰以比魚肉而食戰也

且帝寧能為石人

邪

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一曰石人者謂常存不死也

此特帝在即錄錄

師古

曰錄錄言循衆也

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

師古曰設猶脫也

上

謝曰俱外家故廷辨之

師古曰嬰景帝從舅田蚡太后同母弟故言俱外家

不然此

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

人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

師古曰韓安國

也載謂共乘車

怒曰與長孺共秃翁何爲首鼠兩端

服虔曰秃翁言

嬰無官位版授也首鼠一前一卻也張晏曰嬰年老又嗜酒頭秃言當共治一秃翁也師古曰服說是也

安國良久謂

蚡曰君何不自喜

師古曰何不自謙遜爲可喜之事也喜音許吏反

夫魏其毀

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

師古曰歸印綬於天子也

曰臣以肺附幸

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

讓

師古曰多猶重也

不廢君魏其必媿杜門齧舌自殺

師古曰杜塞也

齧齧也音仕客反

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

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

使御史簿責嬰

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責之也簿音步反

所言灌夫頗不

讎

晉灼曰讎當也

劾繫都司空

師古曰都司空宗正屬官也見百官公卿表

孝景時嬰

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

師古曰論說其事而上於天子

及

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

廼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

師古曰幸與也

書奏案尚

書大行無遺詔

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大行景帝大行也尚書之中無此大行遺詔也

詔書獨臧嬰家嬰家丞封

孟康曰以家丞印封遺詔也

廼劾嬰矯先

帝詔害罪當棄市

鄭氏曰矯詔有害不害也

五年十月悉論灌夫

支屬嬰良久廼聞有劾即陽病瘵不食欲死

師古曰瘵風病

也音肥

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廼

有飛語爲惡言聞上

張晏曰蚋爲作飛揚誹謗之語也臣瓚曰無恨而至也

故以十

二月晦論棄市渭城

張晏曰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贖之

春蚋疾一身

盡痛若有擊者諄服謝罪

晉灼曰服音灼關西俗謂得杖呼及小兒啼呼爲呼灼或言蚋

號呼謝服罪也師古曰兩說皆通諄古呼字也若謂啼爲諄服則諄音火交反服音平卓反

上使視鬼者瞻之

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咎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

朔中有罪免後淮南王安謀反覺始安入朝時蚋

爲太尉迎安霸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

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尚誰立哉

師古曰言大王尚不

得立當誰立也

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夫事時

不直蚡特爲太后故及聞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

在者族矣

師古曰言其賴自死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

雜說鄒田生所

師古曰田生鄒縣人

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吳

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爲將扞吳兵於東界

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

國張羽名由此顯梁梁王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

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

師古曰僭擬也

天子聞之心不善

太后知帝弗善廼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爲安

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

如淳曰大長公主景帝姊也

曰何梁王

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師古曰省視也

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自關以東皆合從而西

嚮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唯梁最親爲限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

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

西而卒破亡梁之力也今太后以小苛禮責望梁

王師古曰苛細也梁王父兄皆帝主而所見者大故出稱趨

入三言警師古曰趨止行人也警言令戒肅也天子出入皆備此儀而令云出稱警入言趨者互舉之耳車旗皆

帝所賜即以嫪鄙小縣服虔曰嫪夸妊也音灼曰嫪音圻嫪之嫪鄙吳曰嫪好也自以車服之好

是也鄙鄙之邑也師古曰服說晉音區國中欲夸諸侯令

是也鄙鄙之邑也師古曰服說晉音區馬馳是也鄙小縣言在外鄙之小縣也國中欲夸諸侯令

天下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按書之梁王
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忠孝而太
后不卹也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帝言
之言之帝心迺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
教迺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
親驪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直千餘金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由
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師古曰蒙梁國之縣也獄

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

即溺之

師古曰溺讀曰尿

居無幾梁內史缺

師古曰無幾未多時也幾音居也旦反

漢

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徙中為二千石田甲

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師古曰而汝也甲肉袒謝安

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

師古曰治謂當敵也今人猶云對治治音丈吏反一曰不足繩治也治讀如

字卒善遇之內史之缺也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

之師古曰說讀曰悅

欲請為內史實太后所乃詔王以安國

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

恐漢大臣不聽廼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

吳相爰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廼遣使捕詭勝

必得

師古曰必令得之

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師古

索搜也音山客反

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廼入見王

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

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

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

帝與臨江王親師古曰孰與猶言何如也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

上皇臨江親父子閒然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

朕也師古曰三尺謂劍也故太上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

適長太子師古曰適讀曰嫡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師古曰景帝嘗屬諸姬子太子

毋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張晏曰以侵壞垣徵

也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

安知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為狼師古曰言其恩愛不可必保也今

大王列在諸侯誅邪臣浮說師古曰誅誘也音戍犯上禁撓明

法

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

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

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

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

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殺漢使還報

梁事皆得釋

師古曰釋解也

安國力也景帝太后益重安國

孝王薨共王即位

師古曰共讀曰恭

安國坐法失官家居武

帝即位武安侯田蚡爲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

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即召以

爲北地都尉遷爲大司農閩東越相攻遣安國大

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其年

田蚡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

下其議

師古曰下音胡亞反

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

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

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

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

師古曰負恃也

遷徙鳥集難得而

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足為彊自上古弗

屬

師古曰不內屬屬於中國

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

師古曰罷讀曰疲

虜

以全制其敝執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羣臣

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翦

壹

師古曰豪猶帥也

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

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廼召問公

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

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師古曰竟讀曰

境其下亦同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

言臣固願效之師古曰效致也致其計臣聞全代之時服虔曰代未分

六國之時全代為一國尚能以擊匈奴況今加以漢之大乎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

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師古曰樹也匈奴

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淳如

日任事也又遣子弟乘邊守塞師古曰乘登也登其城而備守也轉粟輓輸

以為之備師古曰輓引車也音晚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

恐之故耳

師古曰不示威令恐懼也

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

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

投鞍高如城者數所

師古曰解脫其馬示閑暇也投積其鞍若營壘也

平城之飢

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

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

師古曰言當隨天下人心而寬大其度量也

不以已

私怒傷天下之功故廼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

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

兵聚之廣武常谿

張晏曰廣武鴈門縣常谿谿名

然終無尺寸之功

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

師古

曰宿久留也

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

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

三王不相復樂

師古曰襲因也復重也復音扶目反

非故相反也各因世

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

年

師古曰幾近也音鉅依反

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

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譙士卒傷死中國轎車

相望

師古曰轎小棺也從軍死者以轎送致其喪載轎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轎音衛

此仁人之所隱

也

張晏曰隱痛也

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

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

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

師古曰祖祖廟也占問也重猶難之也

且

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

師古曰與讀曰豫

非威不

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地不收之民不足

煩中國也

師古曰不收謂不可牧養也

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

師古

曰悍勇也亟急也音居力反

至如疾風去如收電

師古曰疾疾風也音必遙反

畜牧爲

業弧弓射獵

師古曰以木曰弧以角曰弓

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

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數不

相權也

師古曰輕重不等也

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

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

師古曰繆讀與穆同

地

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

十四

師古曰辟讀曰闢次下亦同

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爲秦侵

胡辟數千里以河爲竟

師古曰竟讀曰境

累石爲城樹榆爲

塞

如淳曰塞上種榆也

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塞隳然後敢牧

馬

師古曰隳火古遂字

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

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

猶以疆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

師古曰留止也言無所礙也

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

師古曰發猶徵召也言威聲之盛北自月支以來皆可徵

召而為臣也氏讀曰支

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

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

師古曰舍止息也

故接兵覆衆伐國隋城

師古曰覆敗也墮毀也言兵與敵接則敗其衆所伐之國則毀其城也覆

音芳目反墮音火規反

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

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

師古曰衝風疾風之衝突者也

彊弩之末力

不能入魯縞

師古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以取喻也

夫盛之有衰猶

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毆難以為功

師古曰毆與驅同

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衡猶橫也

疾則

糧乏徐則後利

師古曰後利謂不及於利

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

曰遺人獲也

師古曰言以軍遺敵人今其虜獲也遺音弋季反

意者有它繆巧可

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

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

過

師古曰言易零落

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

師古曰言美惡皆見

通方之

士不可以文亂

師古曰方道也

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

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

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執

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

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陰使壘臺爲間

師古曰間音居覓反

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

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爲然而許之壘臺

迺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視單于使者爲

信

師古曰視讀曰示

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

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

師古曰在鴈門

當是時漢伏兵車

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

騎將軍大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

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御史大夫安

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

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

師古曰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重

音直用反

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

語在匈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

弗及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

輜重也恢曰始約爲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

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

衆不敵祇取辱

師古曰祇適也音支

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

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

服虔曰逗

音企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也軍法語也蘇林曰逗音且如淳曰軍法行而逗留畏懦者要斬師古曰服應二說皆非也逗謂留止也

撓屈弱也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

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

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為馬

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

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煩可得以尉士大夫心

師古曰或當得其轡重人衆也古尉安之字正如此其後涼俗乃加心耳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

是恢聞廼自殺安國為人大略知足以當世取

舍師古曰舍止也取舍言可取則取可止則止而出於忠厚貪者財利師古曰

嗜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遂臧固

至它皆天下名士

師古曰於梁舉二人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

士亦以此稱

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

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子一人亦以為國器國器者言其器用重大

可施於國政也

安國為御史大夫五年丞相蚡薨安國行丞

相事引愷車蹇

如淳曰為天子導引而愷車蹇蹇也

上欲用安國為丞相

使使視蹇甚廼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

免

師古曰以足疾

數月瘡復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而將軍

衛青等擊匈奴破龍城明年匈奴大入邊語在青

傳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捕生口虜言匈奴遠

去即上言方佃作時

師古曰安國上奏也

請且罷屯罷

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廼有七百餘

人出與戰安國傷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
去上怒使使責讓安國徙益東屯右北平是時虜
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下
遷新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斥疎將屯
又失亡多甚自媿幸得罷歸師古曰與得罷歸以爲幸也他皆類此廼益

東徙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壺遂與大史遷

等定漢律歷官至詹事其人深中篤行君子上方

倚欲以爲相會其病卒

師古曰倚謂杖任之也音於綺反

賛曰竇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

師古

曰謂馳入吳軍欲報父讎也

而各名顯並位卿相大業定矣然嬰不

知時變夫亡術而不遜

師古曰遜順也

蚡負貴而驕溢

師古曰負恃也

以德參會待時而發

師古曰三人相遇故曰參會

藉福區區其間惡能

救斯敗哉

師古曰惡音烏謂於何也

以韓安國之見哭臨其摯而

顛墜

李奇曰摯極也

陵夷以憂死

師古曰陵夷即陵遲也言漸卑替也

遇合有命

悲夫若王恢為兵首而受其咎豈命也乎

師古曰言自己為之

非由命也

竇田灌韓傳卷第二十二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班固 漢書五十三



秘書監平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太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

江閔王榮河間獻王德臨江哀王閔師古曰閔音烏易反程姬

生魯共王餘師古曰共讀曰恭下皆類此江都易王非師古曰易音改易之易證法云好更

故舊曰膠西于王端師古曰于遠也言其所行不善遠乘道德故以為謚賈夫人生趙

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王

夫人生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

山憲王舜師古曰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也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

二年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師古曰務得事實之母求真是也今流俗書本云求長

長老以是從人得善書蓋妄加之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甚具

師古曰真正也留其正本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

遠千里師古曰不以千里為遠而自致也繇與由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

獻王者師古曰奏進也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

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師古曰言無實用耳獻王所得書皆

古文先秦舊書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先謂未焚書之前周官尚書禮禮記

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

十子之徒所論師古曰七十子孔子弟也解具在藝文志其學舉六藝師古

曰此六藝謂六經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脩禮樂被服儒

術造次必於儒者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造次謂所向必行也被音皮義反造音千到反山

東諸儒多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

應劭曰辟

雍明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

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

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文約指明

師古曰約少也指謂

義之所趨若人以手拊物也他皆類此

立三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

王身端行治

師古曰端直治理也

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

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知曰獻

師古

曰睿深也通也

宜謚曰獻王子共王不害嗣四年薨子剛王

堪嗣

十二年薨子頃王授嗣

師古曰頃音傾諸為謚者皆類此也

十七年

薨子孝王慶嗣四十三年薨子元嗣元取故廣陵

厲王厲王太子及中山懷王故姬廉等以為姬甘

露中翼州刺史敞奏元事下廷尉逮召廉等元迫

脅凡七人令自殺有司奏請誅元有詔削二縣萬

一千戶後元怒少史留貴留貴踰垣出欲告元元

使人殺留貴母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可君國子

民廢勿王處漢中房陵

師古曰房陵漢中縣

居數年坐與妻

若共乘朱輪車怒若又笞擊令自髡漢中太守請

治病死立十七年國除絕五歲成帝建始元年復

立元弟上郡庫令良

如淳曰漢官北邊郡庫官兵之所藏故置令

是爲河間

惠王良脩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

詔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爲宗室儀表其

益封萬戶二十七年薨子尚嗣王葬時絕

臨江哀王闕以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除

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

四歲廢為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壩地為宮

師古曰壩

音人緣反解在食貨志及鼃錯傳

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

師古曰祖者送行之

祭因饗飲也昔黃帝之子顓頊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為行神也

既上車軸折車廢

師古曰廢壞也

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詔中尉

府對簿中尉郅都簿責訊王

師古曰簿皆音簿戶反訊問也音信

王恐

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

長亡子國除

師古曰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之後者以其從太子被廢後乃立為王也

地入于漢

為南郡

魯恭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

王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好治宮室

苑囿狗馬季年好音

師古曰季年末年也

不喜辭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為人

口吃難言

師古曰吃音訖

二十八年薨子安王光嗣初好音

樂輿馬晚節迷

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迷與義同猶言貪適也

唯恐不足於

財四十年薨子孝王慶忌嗣三十七年薨子頃王

勁嗣二十八年薨子文王駿嗣十八年薨亡子國

除哀帝建平三年復立頃王子駿弟郿鄉侯閔為

王

蘇林曰郿音魚縣名也屬東海郡師古曰又音吾

王莽時絕恭王初好治宮

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

不復敢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江都易

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

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

師古曰治謂都之劉濞所居也

以

軍功賜天子旗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桀驕奢甚二十七年薨子建嗣建爲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聞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蚡宣言曰子廼與其公爭妻建使人殺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

師古

曰倚盧室
室之次也

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人與姦鄭氏

曰淖音卓王孫之卓蘇林曰淖音泥淖帥古曰蘇說是音女教反

建女弟徵臣為蓋侯子婦

師古曰女弟即妹也

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建異母弟定國

為淮陽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

師古曰異得立其子為易王嗣

具知建事行錢使男子茶恬上書

蘇林曰茶音食邪反

告建淫

亂不當為後事下廷尉廷尉治恬受人錢財為上

書論棄市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徵臣魯

恭王太后聞之

師古曰易王即魯恭王同母之弟徵臣則太后之孫也故與書戒之

遣徵臣

書曰國中口語籍籍愼無復至江都

師古曰籍籍誼語之意

後

建使謁者吉請問共太后

師古曰謂請問起居也

太后泣謂吉

歸以吾言謂而王

師古曰謂告也而汝也

王前事漫漫今當自

謹獨不聞燕齊事乎

張晏曰燕王定國齊王次昌皆與子昆弟姦發覺自殺也

言吾

為而王泣也古歸致共太后語建大怒擊吉斥之

師古曰斥謂退棄之

建游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蹈

覆其船

師古曰覆音芳目反其下亦同

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師古曰波讀為陂雷陂陂名其下云入波中亦同

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

中船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

死

師古曰不救上之並死波中也

宮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羸立擊鼓

師古曰八子姬妾官名也羸者露其形也音來果反

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

或髡鉗以鉏杆舂

師古曰鉏者錫之類也音弋全反

不中程輒掠

師古曰程者作

之課也掠
答擊也

或縱狼令齧殺之

師古曰
縱放也

建觀而大笑或閉

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

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羸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

師古曰羝羊牡
羊音丁奚反

專為淫虐曰知罪多國中多欲告言

者建恐誅心內不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

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望漢廷使者即復來覆

我我決不獨死

師古曰覆治也不獨死
言欲反也西復音芳目反

建亦頗聞淮南衡

山陰謀恐一日殺為所并遂作兵器號王后父胡

應為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

師古曰疾者號
中大夫之名

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

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貲及拜

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越

繇王閩侯遺以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遺建荃葛

蘇林曰荃音詮細布屬也服虔曰音孫細葛也且瓚曰荃香草也師古曰服瓚二說皆非也許慎云荃細布也字林本作綰音千金反

又音千劣反蓋今南方箭布之屬謂皆為荃也葛即今之葛布也以荃及葛遺建也珠璣師古曰璣謂珠之不圓者也音機又音幾

犀甲翠羽蛟熊奇獸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助師古

曰約謂言契也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建使人多推

金錢絕其獄師古曰行賄賂以滅其蹤緒也後復謂近臣曰我為王詔

獄歲至生又無驩怡日壯士不坐死欲為人所不

能為耳師古曰亦言欲反也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

旗出積數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

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

師古曰索搜也

有司請捕誅建制

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議皆曰建失臣子道

積久輒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

至於此天誅所不赦當以謀反法誅有詔宗正廷

尉即問建

師古曰即就也就其國問之

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六

年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絕百二十一年平帝

時新都侯王莽秉政興滅繼絕立建弟盱昭侯子

宮為廣陵王

師古曰盱音許于反昭音怡

奉易王後莽篡國絕

膠西于王端孝景前三年立為人賊盜又陰痿

師古

曰黠古戾字也言其性則害而侵戾也瘞音萎

一近婦人病數月有所愛幸少

年以為郎郎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

犯法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次下亦同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端

所為滋甚師古曰滋益也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大半張晏曰三分之

二為大半一為少端心愠遂為無言省蘇林曰為無所省錄半師古曰比類也

省視也言不視此言財也府庫壞漏盡府財物以鉅萬計終不得

收徙師古曰不收又不徙置他處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

宮門從一門出入數變名姓為布衣之它國師古曰之往也

相二千石至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亡

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師古曰究極也彊足以距

諫知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
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薨
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趙敬肅王

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立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

徙王趙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共

師古曰共讀曰恭足恭謂便辟也

而心

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

師古曰詭辯連道之辯也中傷也音竹仲反

多

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

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

師古曰或

帛或布以

自行迎除舍

師古曰至除舍迎之也除舍謂初所至之舍

多設疑事以

詐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

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廼上書告之及汙以姦利
事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
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
擅權使使即縣爲賈人推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推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爲之也師古曰即就也就諸縣而專推賈之會若今和市矣推音角會音工外反入多於國租稅以是趙王

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不好治

宮室襪祥

服虔曰求福也師古曰襪鬼俗也字或作襪淮南子曰荆人鬼越人襪襪祥摠謂鬼神之事也服說失之襪音居衣反

好爲吏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師古曰督視察也常夜從走卒

行徼邯鄲中

師古曰徼謂巡察也音工鈞反

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

敢留邯鄲

師古曰使謂京師使人也過客行客從趙過者也陂謂傾側也音皮義反

久之太子丹與

其女及同產姊姦江充告丹淫亂又使人椎埋攻

剽爲姦甚衆

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故曰椎埋剽劫也椎音直佳反其字從木剽音頻妙反其字從刀

武帝

遣使者發吏卒捕丹下魏郡詔獄治罪至死

彭祖上書冤訟丹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

師古曰以勇敢

自贖丹罪上不許久之竟赦出後彭祖入朝因帝

姊平陽隆慮公主

師古曰慮音廬

求復立丹爲太子上不

許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姦淖姬者甚

愛之生一男號淖子彭祖以征和元年薨諡敬

肅王彭祖薨時淖姬兄爲漢宦者上召問淖子

何如對曰爲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

子民間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
使者立昌是爲頃王十九年薨子懷王尊嗣五年
薨無子絕二歲宣帝立酋弟高是爲哀王數月薨
子共王充嗣五十六年薨子隱嗣王莽時絕初武
帝復以親親故立敬肅王小子偃爲平干王孟康曰
今廣平
是爲頃王十一年薨子繆主元嗣二十五年薨大
鴻臚禹奏元前以刃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爲刺
史所舉奏罪名明白病先令令能爲樂奴婢從死
師古曰先令者預爲遺令也能
爲樂作樂之人也從死以殉葬也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暴
虐不道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

誅不宜立嗣奏可國除

中山靖王勝以孝

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

議者多冤鼂錯之策

師古曰言錯策為是枉見殺也

皆以諸侯連城

數十秦強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

師古曰暴謂披布之

諸

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

錯者為盤石宗也

師古曰錯雜也言其地相交雜

今或無罪為臣下

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

師古曰疵病也音才斯反

咎服其臣使證

其君多自以侵冤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

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

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參欬

師古曰參古累字重也欬歔歔

也音許
既反

思者不可為歎息

師古曰言聞歎歎之聲則悲思益甚

故高漸離

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

應劭曰燕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賓

客祖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泣荆卿不能復食也師古曰低謂俛首

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

為之於邑

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雍門因為號蘇林曰六國時人名周善鼓琴母死無以葬并見孟嘗君而微吟也如淳曰

雍門子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高臺既已顛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牧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也師古

曰如說是也蘇失之矣於邑短氣貌於音烏邑音一合反或讀如本字

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

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

師古曰幼音一笑反眇音妙幼妙精微也

夫眾

煦漂山

應劭曰煦吹煦也師古曰漂動也煦音許句反又音許于反漂音匹遙反

聚民蝨成雷

師古曰蝨

古蚊字雷古雷字言眾蚊飛聲有若雷也

朋黨執虎十夫撓椎

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敎反

是

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

風增積之生害也

師古曰烝庶謂衆人也

臣身遠與寡莫爲之

先

師古曰身遠者去帝京遠與寡者少黨與也先謂素爲延譽也

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師古

曰解在鄒陽傳

叢輕折軸羽翮飛肉

師古曰言積載輕物物多至今車軸毀折而鳥之所以能飛翔

者以羽翮扇揚之故也

紛鷲逢羅潸然出涕

晉灼曰言皆鷲亂遇法罔可爲出涕者也師古曰潸

垂涕貌音所茲反

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

師古曰曬暴也舒也音山鼓反又音丑支

反明月曜夜民蟲蟲宵見

師古曰宵亦夜也蟲音盲

然雲烝列布杳

冥晝昏塵埃掩覆昧不見泰山

師古曰掩亦布散也昧暗也掩音鋪

何

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

師古曰雍讀曰雍雍塞也闕猶止也音烏

反易讒言之徒蠡生

師古曰冬蠡生言衆多也一曰蠡與鋒同

道遼路遠曾莫

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稷不灌屋鼠不熏

師古

曰驪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

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師古曰言於今羣臣非有

葭莩之親鴻毛之重張晏曰葭蘆莖也莖莖裏之白皮也此皆取喻於輕薄

也師古曰葭蘆也莖者其莖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莖羣居黨議

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師古曰擯卻謂斥退也冰釋言銷散

也擯音必刃反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師古

卻音丘略反奇周尹吉甫之子也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於吉甫吉甫欲殺

之伯奇乃亡走山林比干諫紂紂怒殺而剖其心故云橫分也詩

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

憂矣疾如疾首師古曰小雅小弁之詩也惄思也擣築也不脫

思如被擣築假寐長歎以憂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

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

師古曰加省減也

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

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

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為人樂

酒好內

師古曰好內耽於妻妾也樂音五教反

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

王彭祖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

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

撫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四十二年薨子哀王昌

嗣一年薨子糠王昆侈嗣二十一年薨子頃王輔

嗣四年薨子憲王福嗣十七年薨子懷王循嗣十

五年薨無子絕四十五歲成帝鴻嘉二年復立憲
王弟孫利鄉侯子雲客是為廣德夷王二年薨無
子絕十四歲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為廣平王薨
無後平帝元始二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
德王奉靖王後王莽時絕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
姬有所避不願進

師古曰謂月事

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

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
也及生子因名曰發

張晏曰長沙王朱乃發寤已之繆幸唐姬

以孝景前二

年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

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

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薨下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二
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雲陵桂陽益焉

十八年薨子戴王庸嗣二十七年薨子頃王鮒嗣

嗣服虔曰鮒音拘師古曰鮒音附鮒音劬字或作肘胸其音同耳十七年薨子刺王建德嗣

師古曰刺音來曷反宣帝時坐獵縱火燔民九十六家師古曰縱放也殺

二人又以縣官事怨內史教人誣告以棄市罪削

八縣罷中尉官師古曰減其官屬所以貶抑之二十四年薨子湯王且

嗣師古曰湯音弋向反二年薨無子絕歲餘元帝初元三年復

立且弟宗是為孝王五年薨子魯人嗣王莽時絕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子繆王

齊師古曰諡法曰四十四年薨初齊有幸臣乘距

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齊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

上書告齊與同產姦師古曰謂姦其姊妹也是後齊數告言漢

公卿及幸臣所忠等師古曰所姓忠名解員在食貨志又告中尉蔡彭

祖捕子明孟康曰彭祖子名明也師古曰孟說川也明廣非王子也罵曰吾盡汝種矣

師古曰王誣彭祖罵明云然有司案驗不如王言効齊誣罔大不敬請繫

治齊恐上書願與廣川勇士奮擊匈奴上許之未發

病薨有司請除國奏可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於

朕爲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以惠王孫去爲廣川

王去即繆王齊太子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

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

劍

晉灼曰成慶荆軻也衛人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荆卿師古曰成慶古之勇士也事見淮南子非荆卿也

去好之作

七尺五寸劍被服皆効焉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

許以為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

師古曰陽成姓也昭

信名也

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衷中刀

師古曰衷古衣裏字

答問

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答問昭平不服以鐵鉞

鉞之

師古曰以鉞刺也鉞音之林反

彊服乃會諸姬去以劍自擊地餘

令昭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泚口復絞

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等以狀告去去

曰虜乃復見畏我

師古曰言其見形今我畏忌也見音胡電反

獨可燔燒耳

掘出口皆燒為灰後去立昭信為后幸姬陶望卿

為脩靡夫人主繒帛崔脩成為明貞夫人主永巷

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

師古曰鮮謂新

華也盡取善繒勾諸宮人

師古曰勾乞遺之也音工丈反

去曰若數惡望

卿不能減我愛

師古曰若汝也惡謂譖毀也

設聞其淫我亨之矣後

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

傍

師古曰袒裼脫衣露其肩背也袒音但裼音錫

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

姦去曰善司之以故益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飲

諸姬皆侍去為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

孟康曰嫖

音匹昭反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今關中俗婦呼舅為鍾鍾者章聲之轉也

謀屈奇起自絕

師古曰絕

曰屈奇奇異也屈音其勿反

行周徠自生患諒非望今誰怨

師古曰諒信也言昔

被受寵信非所望今見罪責無所怨也

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當有

自知者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卧

處具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

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羸其身更擊之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

出之椓杙其陰中

師古曰杙槩也椓音竹角反杙音弋

割其臍脣斷其舌

謂去曰前殺昭平反來畏我

師古曰今我恐畏也

今欲靡爛望

卿使不能神

師古曰靡碎也音縻其下亦同

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

取桃炙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

復共殺其共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

潛之曰榮姬視瞻意能不善疑有私時愛為去刺

方領繡

服虔曰如今小兒卻龍衣也頸下施衿領正方直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繡為方領上刺作繡敵文王莽傳曰

有人著赤繡方領方領上服也師古曰晉說是也

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

死咎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

師古曰潰決也

生割兩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

之諸幸於去者昭信輒潛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

后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讎

師古曰讎逆也不敢讎昭信意

昭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

請閉諸姬舍門無令出教

師古曰教謂游戲也

使其大婢為僕

射

師古曰大婢婢之長年也

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籥於后非大

置酒召不得見去憐之爲作歌曰愁甚愁居無聊

師古曰聊賴也

心重結意不舒內第鬱鬱哀積

師古曰弗音拂

上不

見天生何益日崔隤時不再

師古曰崔隤猶言蹉跎也崔音千回反隤音積

願

棄軀死無悔令昭信聲鼓爲節以教諸姬歌之歌

罷輒歸永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爲乘華夫人得

朝夕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教初去年十

四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

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其下亦同

去益大

逐之

師古曰益大謂年漸長大也

內史請以爲掾師數令內史禁切

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倡

俳羸戲坐中

師古曰倡樂人也俳雜戲者也

以爲樂相彊効繫倡蘭入

殿門

如淳曰彊相名也

奏狀事下考案倡辭本為王教脩靡

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去對皆淫亂

自殺會赦不治望卿前亭煮即取他死人與都死

并付其母

師古曰死者尸也次下求其死亦同

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

哭求死昭信令奴殺之奴得辭服

師古曰得者為吏所捕得

本始

三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鴻臚

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

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

下獄辭服有司復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

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以為去悖虐聽后昭信讒

言燔燒亨煮生割剥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
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
人在赦前大惡仍重師古曰仍頻也重音直用反當伏顯戮以示
衆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
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
信棄市立三十二年國除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
復立去兄文是爲戴王文素正直數諫王去故上
立焉二年薨子海陽嗣十五年坐畫屋爲男女羸
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又海陽女弟
爲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調等謀殺一家

三人已殺甘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除後十五年

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侯子瘡為廣德

王師古曰隄音丁奉惠王後二年薨子赤嗣王莽時

絕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

薨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兵車鏃矢應

曰樓車也所以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師古曰兵車止謂戰車目鏃矢大鏃之矢今所謂兵箭者也鏃音子木反戰守備

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辭語寄

於上最親師古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於諸兄弟之中又更親也此下有常山王云天子為最

親其義亦同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聞寄

有長子賢母無寵少子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

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上憐之立賢爲膠東王奉
康王祀而封慶爲六安王王故衡山地膠東

王賢立十五年薨謚爲哀王子戴王通平嗣二十
四年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薨子共王授嗣十
四年薨子殷嗣王莽時絕 六安共王慶立三

十八年薨子夷王祿嗣十年薨子繆王定嗣二十
二年薨子頃王光嗣二十七年薨子育嗣王莽時
絕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

無子國除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立舜

帝少子驕淫數犯禁上常寬之三十二年薨子勃

嗣為王初憲王有不愛姬生長男

蘇林曰音奪師古曰音他活反

其字從木

桵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大

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稀得幸及

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以妬媚不常在

師古曰媚亦妬

也媚音昌目

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

侍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桵為子

數

師古曰雅素也數音所具反

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

分桵財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桵桵怨王后

及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桵自言憲王病時王后

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

如淳曰出服舍也

太子勃私茹飲

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

師古曰環繞也音官

入獄

視囚天子遣大行憲驗問

師古曰張騫也

逮諸證者

師古曰逮捕之

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

囚有司請誅勃及憲王后脩上曰脩素無行使枕

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致誅有司請廢勿王徙

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廢國除月

餘天子為最親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夭后妾不

和適孽誣爭

師古曰適音嫡孽庶也

陷于不誼以滅國朕甚閔

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具定王子商三萬戶

為泗水王頃王平立二十五年薨

師古曰具定頃王也

子烈王

偃嗣十八年薨子孝王由嗣二十二年薨子安王
雍嗣二十六年薨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嗣
王莽時絕

泗水思王商立十二年薨子哀王

安世嗣一年薨無子於是武帝憐泗水王絕復立
安世弟賀是爲戴王立二十二年薨有遺腹子煖

師古曰煖
音許遠反

相內史不以聞太后上書昭帝閔之抵相

內史罪立煖是爲勤王

師古曰
勤諡也

立三十九年薨子戾

王駿嗣三十一年薨子靖嗣王莽時絕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

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

師古曰哀公與孔子
言也事見孫卿子

信哉

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

師古曰已語終辭

是故古人

以宴安爲鳩毒

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云宴安鳩毒不可懷也

亡德而富貴謂

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班固 漢書五十四

稽首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

燕太子丹者也廣世世受射師古曰受射法孝文十四年匈

奴大入蕭關師古曰在上郡北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

善射殺首虜多為郎騎常侍師古曰官為郎而常騎以侍天子故曰騎常侍數

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今當高祖

世萬戶侯豈足道哉景帝即位為騎郎將師古曰為騎郎之將

郎主騎吳楚反時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

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

不得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賞也

上位曰

服虔曰昆邪中國人也師古曰對上而位也昆音下温反

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

負其能數與虜确恐亡之

師古曰負恃也确謂競勝敗也确音角

上乃徙

廣為上郡太守匈奴侵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

曰內臣之貴幸者

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

張晏

曰放從遊獵也師古曰張讀作縱此說非也直言將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敵也從音才用反

見匈奴三人

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

師古曰走趣也

音廣曰是必射鵠者也

文穎曰鵠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之師古曰鵠大鷲鳥也一名鷲鳥黑色翮可

以為箭羽音彫

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

師古曰疾馳而逐之

三人亡馬步

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

師古曰旁引其騎若鳥翼之為而

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

射鵰者也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

誘騎驚上山陳師古曰為陳以待廣也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

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

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我擊

師古曰不我擊不敢擊我也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

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曰

彼虜以我為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師古曰示

以堅牢令敵意知之有白馬將出護兵師古曰將之乘白馬者也護謂監視之廣上馬

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

前漢傳二四
鞍縱馬卧

師古曰縱放也

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

胡兵以為漢有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

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為隴西北地鴈門雲中太守

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為未央衛尉

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以

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

師古曰續漢書

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

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今廣尚於簡易故行道之中而不立部曲也

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

師古曰頓止也舍息也便安

擊刀斗自衛

孟康曰刀斗以銅作鐃受一斗書炊飯食夜擊持行夜名曰刀斗今在滎陽庫中也蘇林曰形如鎗

無緣師古曰鐃音譙郡之譙溫器也鎗音火立反鎗即鐃也今俗或呼銅鐃音姚

莫府省文書

晉灼曰將軍職

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也苦矣也或曰衛青征匈奴絕大莫大克獲
帝詔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莫府莫府之名始於此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
莫府者以軍幕為義古字通單用耳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廉
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此則非因衛青始有其號又莫訓大於義非
矣省少也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

伍營陳擊刀斗吏治軍簿師古曰簿文簿音步戶反至明軍不得自

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師古

曰卒讀曰碎而其士亦佚樂師古曰佚與逸同逸樂謂閑豫也為之死我軍雖煩

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

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師古曰苦謂

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

文法後漢誘單于以馬邑城使大軍伏馬邑傍而

廣為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

師古曰韓安國

單于覺之去漢

軍皆無功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

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

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間絡

而盛卧行十餘里廣陽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

師古曰睨邪視也音五條反

暫騰而上胡兒馬上

師古曰騰跳躍也

因抱兒鞭

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

取兒弓射殺追騎

師古曰且行且射也

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

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為虜所生得

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

當斬

贖為庶人數歲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

獵

師古曰穎陰侯灌嬰之孫名彊

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

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

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隴西

殺太守敗韓將軍

蘇林曰韓安國

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

於是上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

俱

師古曰奏請天子而將行

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

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

服虔曰式操車之式以禮勸人也式者車前橫木也字或作軾

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

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諫威振則萬物

伏

師古曰諫驚也

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懾乎鄰國

李奇曰神靈之

威曰稜檐猶動也蘇林曰陳留人語恐言
檐之師古曰稜音來登反檐音徒濫反

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

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請罪豈

朕之指哉

師古曰指意也

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

孟康曰白檀縣

名也屬右北平李奇曰彌節少
安之貌師古曰彌音亡俾反

以臨右北平盛秋

師古曰盛秋馬肥
恐虜為寇故令折

衝禦
難也

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

界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没

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

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

傷廣廣亦射殺之石建卒上召廣代為郎

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

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

如淳曰中猶充也充本法得首若干封侯也師

古曰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者也中音竹仲反其下率亦同

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

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

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

廣廣軍士皆恐廣廼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

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

軍士乃安為圜陳外鄉

師古曰鄉讀曰嚮

胡急擊矢下如雨

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

師古曰往矢於

弓弩弓而引滿之不發矢也

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

服虔曰黃肩弩也孟康曰太公

陷堅卻敵以大黃參連弩也晉灼曰黃肩即黃間也大黃其大者也師古曰服晉二說是也

殺數人胡虜益

解會暮吏士無人色

師古曰言懼也

而廣意氣自如

師古曰自如猶云如舊

益治軍

師古曰巡部曲整行陳也

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

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迺解去漢軍罷弗能追

師古曰罷讀曰

疲是時廣軍幾沒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

死贖為庶人廣軍自當亡賞

師古曰自當謂為虜所勝又能勝虜功過相當也

初

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

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

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

師古曰此傳及百官表並為樂安侯而功臣表作安樂侯

是功臣表誤也

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

師古曰在下輩之中

名聲出廣下遠其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

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

語曰自漢征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

已下

張晏曰妄猶凡也

材能不及中

師古曰中謂中庸之人也

以軍功取侯

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

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

恨者乎

師古曰恨悔也

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

八百餘人詐而同曰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

莫大於殺已降此廼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廣歷

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

師古

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

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

產事為人長爰辭

如淳曰臂如爰臂通肩也或曰似當為緩辭也師古曰王國風菀爰之詩云有菀爰爰

爰緩意也其義兩通

其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

廣呐口少言

師古曰呐亦訥字

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

狹以飲專以射為戲

如淳曰為戲未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也

將兵乏絕處

見水土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

苛

師古曰苛細也

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

之內度不中不發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中音竹仲反

發即應弦而倒用

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為所傷云元狩四

年大將軍票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

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大將軍青出

塞捕虜知單于所居廼自以精兵走之師古曰走趣也音奏而

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師古曰并合也東道少回

遠師古曰回繞也曲也音胡悔反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群

輩也廣辭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

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師古曰言始勝冠即在戰陣廼今一得當單

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師古曰致死而取單于大將軍陰受上

指以為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為奇不耦師古曰言廣命隻不耦合也孟說

是矣數音所角反奇音居宜反母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師古曰謂不勝敵也是

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

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

史封書與之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衛青行軍府

曰急詣部如書廣

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

師古曰言愠怒之色形於外也

而就部

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

師古曰趙食其也食音異其音基

惑

失道後大將軍

師古曰惑迷也在後不及期也

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

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廼遇兩將軍

師古曰絕渡也

廣

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

師古曰糒乾飯也醪汁滓酒也糒音備醪音牢

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

報天子失軍曲折

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

廣未對大將軍長史

急責廣之莫府上簿

師古曰之往也簿謂文狀也音步戶反

廣曰諸校尉

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

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
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
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
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
泣師古曰知謂素相識知也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三

子曰當戶椒敢皆為郎上與韓嫣戲嫣少不遜師古曰嫣

偃音當戶擊嫣嫣走於是上以為能當戶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

乃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
票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
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

盜取神道外壩地一畝葬其中

師古曰壩音人椽反

當下獄自

殺敢以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

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

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

師古曰令其父恨而死也

廼

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

甘泉宮獵

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雍之所在地形積高故云上也上音時掌反他皆類此

票騎將軍

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

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

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待中

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

師古曰言畏其面之氣

後翹之上上召禹

使刺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

以劍斫絕纍欲刺虎

師古曰落與絡同謂當時纏絡之而下也纍索也音力追反

上壯

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

士

師古曰下音胡亞反

甚得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使將八

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

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

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

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

騎五百出燉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天

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

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陵召見武臺師古

曰未央宮有武臺殿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

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師古曰扼謂捉持之也命中者所指名處即中之也扼音

厄願得自當一隊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

兵毋令專鄉貳師軍師古曰鄉讀曰向上曰將惡相屬邪吾

發軍多毋騎子女陵對無所事騎師古曰猶言不事須騎也臣願

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

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

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

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

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

師古曰浚稽山名時虜分居此兩山也浚音峻稽音雞

書

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廼詔博德

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

兵走西河遮鈎營之道

張晏曰胡來要害道令博德遮之師古曰走音奏

詔陵以

九月發出遮虜鄣

師古曰鄣者塞上險要之處往往脩築列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鄣蔽而伺敵也遮虜鄣名

也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

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

師古曰抵歸也受降城本公孫

敖所筑未休息也

因騎置以聞

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

所與博德言者

云何張晏曰天子疑陵敦博德上畫景求至春乃俱西也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

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上營舉

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

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拜步樂

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

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

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師古曰行並音胡剛反令曰聞鼓聲而

縱聞金聲而止師古曰金謂鉦也一名鐃鐃音濁虜見漢軍少直前就

營陵搏戰攻之如淳曰手對戰也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

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

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

中師古曰抵當也至也其下亦同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

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

起者何也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曰軍中豈有女士卒以有妻婦故聞鼓音而不時起也

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

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劒斬之明日復戰斬首

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

澤葭葦中師古曰葭即蘆也音家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

縱火以自救師古曰預自燒其旁草木令虜火不得延及也南行至山下單于

在南山上海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

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

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索共一辭也師古曰

張說曰是也索音去權反又音眷

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

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

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

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也

單于自將數萬

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

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

破廼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

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

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

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以

黃與白爲幟

師古曰幟旗也音式志反

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

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

死武帝封子延年爲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

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

師古曰且改且

呼也呼音火故反趣讀曰促

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

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

師古曰鞬音丁奚反

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

斬車輻而持之

師古曰徒但也

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陜谷單

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

服虔曰山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放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壘音

盧對反

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

蘇林

曰褰衣卷懷而行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便衣謂著短衣小褻也

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

單于耳

師古曰言一身獨取也

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軍吏

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

浞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

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

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

復戰

師古曰兵即謂矢及矛戟之屬也

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

有得脫歸報天子者

師古曰脫免也音土活反次下亦同

令軍士人持二

升糒一半冰

如淳曰半讀曰片或曰五升曰半師古曰半讀曰判判大片也時冬寒有冰持之以備渴也

期

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

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
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
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
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
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
皆罪陵上以問大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
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師古曰殉營也一日從也其素
所畜積也師古曰畜讀曰蓄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
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服虔曰媒音欺謂詆欺也孟康曰媒酒教孽也謂
釀成其罪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齊人名麴餅曰媒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

千深輜戎馬之地師古曰輜踐也音人九反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

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

道窮士張空拳文穎曰拳弓弩拳也師古曰拳字與泰同音去權反又音眷冒白刃北

首爭死敵師古曰冒犯也北首北嚮也得人之死力雖古

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

下師古曰所摧敗敗匈奴之兵也暴猶章也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

師古曰言欲立功以當其罪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師古

曰財與纔同謂淺也僅也史傳通用字他皆類此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

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師古曰沮謂毀壞之音才呂反下遷腐

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廼詔彊弩都

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

孟康曰坐預詔疆弩都尉

路博德迎陵博德老將出塞不至令陵見沒也

廼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

匈奴歲餘上遣因杆將軍公孫敖

孟康曰因杆胡地名也師古曰杆音于

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

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

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

為愧

師古曰恥其不能死節累及家室

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

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

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

為兵陵曰廼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

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

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關氏欲殺

陵

師古曰大關氏單于之母

單于匿之北方大關氏死廼還單于

壯陵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

師古曰丁靈胡

之別種也立為王而主其人也

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

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

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

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廼入議昭帝立大將軍

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

西任立政等三人

師古曰故人謂舊與相知者

俱至匈奴招陵立政

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

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而數

數自循其刀環師古曰循謂摩順也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

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蘇林曰博且飲也師古曰勞音力到反兩

人皆胡服椎結師古曰結讀曰髻撮之髻其形如椎立政大言曰漢已大

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師古曰言天子年少霍子孟上官

少叔用事師古曰子孟光之字少叔桀之字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

孰視而自循其髮荅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

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師古曰言甚勞苦霍子孟上官少叔

謝女師古曰謝以辭相問也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師古曰恙憂病也立政

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

師古曰呼其字

歸易耳恐再辱柰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

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由

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

曰亦有意乎

師古曰隨其後而語之

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

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蘇建杜陵

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以將

軍築朔方後以衛尉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

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

服虔曰趙信也

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官

有三子嘉爲奉車都尉賢爲騎都尉中子武最知

名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爲郎稍遷

至移中殿監師古曰移中殿名爲之監也移音移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

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

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

初立師古曰且音子間反鞮音丁奚反恐漢龍老之廼曰漢天子我丈人

行也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行音胡浪反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

義廼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

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

吏常惠等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爲使之吏若今之差人充使典矣募士斥候百

餘人俱

師古曰募人以充士卒及在道爲斥候者

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

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緡王與

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

師古曰緡音工侯反

緡王者昆邪王

姊子也

師古曰昆音胡門反

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

胡中

師古曰從趙破匈奴擊匈奴兵敗而降

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

單于母闕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

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

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

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

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

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師古曰被

執獲也單于使衛律治其重子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

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廼死重負國

欲自殺師古曰言被匈奴侵犯犯賊後遇死是為更勝惠共止之

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乃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

左伊秩些言曰臣瓚曰胡官之號也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師古曰言謀殺衛律

而殺之具罰太重也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師古曰致單于之命

而取其對也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

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鑿鑿地為坎置

煇火師古曰煇謂聚火無燄者也音於云反於音反覆武其上師古曰覆身於坎上也覆音芳目反蹈

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

師古曰息謂出氣也

惠等哭輿

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

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

師古曰諭說今降也

會論虞常欲因此

時降武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

臣

師古曰衛律自謂也

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

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

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

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

畜彌山富貴如此

師古曰彌滿也

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

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

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

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

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師古曰言何用見女爲也且單于信女使決

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

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

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

師古曰若汝也言汝知我不肯降明矣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

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廼幽

武置大窖中師古曰舊米粟之窖音而空者也音工孝反絕不飲食師古曰飲音於禁反食讀曰飮

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師古曰咽吞也音宴數日不

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

乳乃得歸

師古曰羝牡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若燕太子丹烏白頭馬生角之比也羝音丁奚反乳音人喻反

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稟食不

至

師古曰無人給飲之

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

蘇林曰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張晏曰取鼠及

草實并而食之師古曰蘇說是也中古草字去謂藏之也音丘呂反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

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

師古曰靬音居

言反武能網紡繳斃弓弩

師古曰繳生絲縷也可以弋射斃謂輔正弓弩也繳音斃音斃言又音巨

京反於靬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

服匿穹廬

劉德曰服匿如小旃帳孟康曰服匿如覓兒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穹廬旃帳也晉灼曰河東北界人呼小石覓兒受

二斗所曰服匿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

王死後人眾徙去其冬丁令盜武

牛羊師古曰今音零丁令即上所謂丁靈耳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為侍

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

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

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虚心欲相待終不得歸

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為奉

車服虔曰武兄嘉從至雍棧陽宮扶輦下除張晏曰主扶輦下除道也師古曰除謂門

屏之觸柱折轅効大不敬伏劒自刎師古曰刎斷也斷其頸也音武粉反賜

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張晏曰武弟賢宦騎

與黃門駙馬爭舩師古曰宦騎宦者而為騎也黃門駙馬天子駙馬之在黃門者也駙副也金日磾傳

曰養馬於黃門也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

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

師古曰不幸亦

謂死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

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

生如朝露

師古曰朝露見日則晞乾人命短促亦如之

何久自苦如此陵始

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

師古曰百官公

卿表云少府屬官有居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

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

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

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

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

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効雖蒙

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

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

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王必欲降

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師古曰效致也陵見其至誠喟

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

下霑衿與武決去師古曰使別也陵惡自賜武師古曰謂若示已於匈奴中富

饒以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

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服虔曰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李奇曰匈奴邊境羅落守

衛官也晉灼曰匈奴傳東胡與匈奴間有棄地千餘里各居其邊爲區

脫又云漢得區脫王發人民屯區脫以備漢此爲因邊境以爲官李說

是也師古曰匈奴邊境爲候望之室服說是也本非官號區脫王者以

其所部居區脫之處因呼之耳李晉二說皆失之區讀與歐同音侯反

脫音土活反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

鄉號哭歐血旦夕臨師古曰鄉讀曰嚮臨哭也音力禁反數月昭帝即位

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

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

具自陳道敎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

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其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

以讓單于師古曰讓責也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

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

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

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贖陵罪師古曰贖寬也全其老

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

李奇曰欲劫單于如

曹劌劫齊桓公柯盟之時

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

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

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

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

師古曰隤墜也音大回反

陵泣下數

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

師古曰會謂集聚也

前以降

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

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

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而說者妄欲改物爲勿非也

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

奉一大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

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

皆拜為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

錢人十萬復終身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

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

須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

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

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

師古曰疏謂條錄之

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廼

為典屬國

師古曰實十九年而言二十者欲久其事以見冤屈故多言也

大將軍長史無

功勞為搜粟都尉光顯權自恣

師古曰顯與專同

及燕王等

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為燕王所

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奏免武

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師古

日與讀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

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為遺言

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師古曰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官者令丞以其署

親近故令於此待詔也數進見復為古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

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示優尊也祭酒已解在伍被傳甚優

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

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師古曰平恩侯許伯平昌侯王無故

樂昌侯王武也

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

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郎又以武弟子為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廼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象於閣遂以為名師古曰漢上自閣跡云蕭何造

法其形

貌署其官爵姓名

師古曰署名表也題也

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

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

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頡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
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
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
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
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
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
焉師古曰三人皆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王中興者也言宣
帝亦重興漢室而霍光等並爲名臣皆比於方叔之屬召讀曰邵
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
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
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

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

師古曰恂恂誠謹貌也音荀

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

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師古曰蹊謂徑道也

言桃李以其華實之故非有所召呼而人爭歸趣來往不絕其下自然成徑以喻人懷誠信之心故能潛有所感也蹊音奚

此言

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

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

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

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

蘇武有之矣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班固 漢書五十五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

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師古曰壽姓曹

為平陽侯當是曹參之後然參傳及功臣侯表並無之未詳其意也季與主家僮衛媼通

師古曰僮者婢妾之揔稱也媼者後年老之號非當時所呼也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生青青有同母兄

衛長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

故青冒姓為衛氏師古曰謂假稱若人首之有覆冒也衛媼長女君孺次

女少兒次女則子夫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師古

曰言步廣及青二人皆不姓衛而冒稱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

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

服虔曰民母嫡母也師古曰言

鄭季正妻本在編戶之間以別於公主家也今流俗書本云牧羊人間先母之子不以爲兄弟數妄增也

青嘗從人至

甘泉居室

張晏曰居室甘泉中徒所居也

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

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

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

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

文穎曰陳皇后武帝

也

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廼

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

師古曰建章宮中

未知名大長

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

篡之

師古曰逆取曰篡

故得不死上聞廼召青爲建章監侍

中及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君孺為太僕

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

師古曰掌即陳平曾孫也

上召貴掌

公孫敖由此益顯子夫為夫人青為大中大夫元

光六年拜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公孫賀為

輕車將軍出雲中大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

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

至籠城

師古曰籠讀與龍同

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

衛尉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

無功唯青賜爵關內侯是後匈奴仍侵犯邊

師古曰仍

頻語在匈奴傳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為皇

后其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青斬

首虜數千明年青復出雲中西至高闕

師古曰高闕山名也一曰塞名

也在朔方之北

遂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百餘萬走白羊

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為朔方郡

師古曰當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也

以三

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為平陵侯

張次公為岸頭侯

晉灼曰河東皮氏亭也

使建築朔方城

師古曰蘇建築

之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

師古曰謂其俗貴少壯而

賊長老也

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邊

害

張晏曰從蠻夷借兵鈔邊

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

伐獫狁至于太原

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獫狁北狄名即匈奴也獫音險

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衆車聲也朔方北方也此詩人美出車而征因築城

以攘獫允也

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二千三

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

南地案榆谿舊塞

如淳曰案尋也榆谿舊塞名也師古曰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林

塞為榆谿言軍尋此塞而行也

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

如淳曰

為北河作橋梁也晉灼曰蒲泥符離二王號也師古曰符離塞名也

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

張晏

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

三千一十七級

師古曰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為一級因復名生獲一人為一級也

執訊獲醜

師古曰執訊者謂生執其人而訊問之也獲醜者得其衆也一曰醜惡訊音信

毆馬牛羊

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八百戶其後匈

奴比歲入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

師古曰此類也

所殺略

甚衆語在匈奴傳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

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

將軍

文穎曰沮音祖

大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

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

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俱出右北平匈奴右賢王

當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

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

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

得右賢裨王十餘人

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裨音頻移反

衆男女萬

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

師古曰數十萬以至百萬

於是引兵而還

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

將軍

師古曰即就也

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將軍

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

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

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工郎反

抗子

不疑為陰安侯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

師古曰固謂再三也

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

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繯襦中

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

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

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

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

師古曰傳讀曰附言敖摠護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為一校或曰幡旗之名非也每軍一校則別

為藩耳不名校也封敖為合騎侯晉灼曰猶冠軍從票之名也都尉韓說從

大軍出窋渾服虔曰塞名也師古曰說讀曰悅窋音田渾音龜至匈奴右賢王庭

為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言在大將軍麾旗之下不別統眾也搏戰獲王服虔曰搏戰擊

戰封說為龍額侯師古曰額字或作額騎將軍賀從大將軍獲

王封賀為南窋侯臣瓚曰茂陵中書云南大卯侯此本字也師古曰窋音普教反大卯亦同字輕車

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

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封朔為

陟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

李息及校尉豆如意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息如意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爲中將軍大僕賀爲左將軍翕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爲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還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

師古曰犇古奔字也

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

歸青青問其罪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

張晏曰正軍正也閔

名也如淳曰律都軍官長史入

建當云何

師古曰謂處斷其罪法何至也

霸曰自大將軍

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

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

師古曰言衆寡不敵以其堅戰

無有退心故士卒喪盡也一說若建恥敗而不自歸則亦被匈奴禽之而去

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

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

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以肺附待罪

行閒

師古曰肺附謂親戚也解在田蚡傳也

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

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

敢自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

風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

師古曰風讀曰諷

軍吏皆曰

善遂囚建行在所是歲也霍去病始侯 霍去

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

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爲詹事陳掌妻去

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

軍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爲票姚校尉

服虔曰音飄搖師古曰票音頻妙反

搖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鷁字去病後爲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遙則不當其義也與輕

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

當

師古曰言計其所將人數則捕首虜爲多過於所當也二曰漢軍失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其下並同

於是

上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級得

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

張晏曰藉若胡侯也產名也師古曰

此人單于祖父之行也音胡浪反

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

師古曰亦單于之季父也羅姑其名

也比頻也

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

賢四從大將軍捕首虜千三百級封賢為終利侯

騎士孟已有功賜爵關內侯邑二百戶是歲失兩

將軍亡翕侯功不多故青不益封蘇建至上弗誅

贖為庶人青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

說青曰

師古曰史記云甯乘齊人

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

子皆為侯者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

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

師古曰親母也

青

以五百金為王夫人親壽上聞問青青以實對上

廼拜寧乘為東海都尉校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

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軍知善水草處師古曰道讀曰導

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為博望侯去

病侯一歲元狩二年春為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

西有功上曰票騎將軍率戎士逾烏盭師古曰隄與踰同盭古戾

字也烏盭山名也討遼僕師古曰遼古速字也涉狐奴晉灼曰水名也歷五

王國輜重人眾攝龍言者弗取師古曰攝龍言謂振動失志氣言距戰者誅服者則赦也龍言

音之幾獲單于子師古曰幾音距衣反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

有餘里合短兵鏖皋蘭下應劭曰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蘇林曰匈奴中山關名也李

奇曰麋金音鹿津名也晉灼曰世俗謂盡死殺人為麋金糟文穎曰麋金音意曹反師古曰麋金字本從金鹿聲轉寫訛耳麋金謂苦戰而多殺也皇蘭

山名也言苦戰於皇蘭山下而多殺虜也晉說文音皆得之今俗猶謂打擊之甚者曰麋金鹿牝鹿也音於求反殺折蘭王

斬盧侯王張晏曰折蘭盧侯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也師古曰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是蘭姓者即其

種也折音上列反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曰全甲謂軍中之甲

不喪失也渾音下昆反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

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曰祭天以金人為主也張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師古曰今之佛像一是也休音許蚪反屠音儲

師率減什七師古曰言其破敵故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也一曰漢兵失亡之數下皆類此也益封去病

二千二百戶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

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

將四千騎先至騫將萬騎後匈奴左賢王將數萬

騎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騫至

匈奴引兵去騫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

師古曰軍行而輒稽留故坐法

而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騎侯失道不相得去病

至祁連山

師古曰祁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祁音上夷反

捕首虜甚多上曰

票騎將軍涉鈞耆濟居延

張晏曰鈞耆居延皆水名也

馬涉度也濟謂以舟楫

遂臻小月氏

師古曰臻至也氏音支

攻祁連山揚武乎

鰥得

鄭氏曰鰥音鹿張掖縣也師古曰鄭說非也此鰥得匈奴中地名而張掖縣轉取其名耳

得單于單

桓酋涂王

張晏曰單桓酋涂皆胡王也師古曰酋音才由反涂音塗

及相國都尉以眾

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

師古

曰服而舍之功成則止也

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閼氏

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

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

小月氏者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一爵鷹擊將軍破奴師古曰趙破奴

再從票騎將軍斬遼濮王捕稽且王師古曰且音子閭反右千騎將

王王母各二人王子以下四十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

捕虜千四百人師古曰前行謂在軍之前而行封破奴為從票侯張晏曰從

票騎將軍有功因以為號校尉高不識從票騎將軍捕呼于者王

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封不識為

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輝渠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僕渠今此作多

轉寫者誤也輝音暉也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將軍會當

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師古

曰宿舊也去病所將常選師古曰選取驍銳然亦敢深入常與

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然而諸宿

將常留落不耦師古曰留謂遲留落謂墜落故不諧耦而無功也由此去病日以

親貴比大將軍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

漢所破亡數萬人以票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王

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師古

曰道猶言也先為要約來言之於邊界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

王使即馳傳以聞師古曰傳音張戀反次下亦同上恐其以詐降而襲

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既度河與渾邪眾

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師古曰恐被掩覆也

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

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

其衆度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

所以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如

曰漯陰平原縣也師古曰漯音吐合反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文穎曰呼毒尼

胡王名也雁疵為輝渠侯文穎曰雁音應鳥疵音庇蔭之庇師古曰疵音匹履反其字從疒非庇蔭之庇疒音

女革反禽黎為河綦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烏黎今此作黎轉寫誤耳大當戶調雖

為常樂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稠雖今此傳作調雖表傳不同當有誤者於是上嘉去病

之功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

王及厥衆萌咸犇於率

師古曰萌字與毗同犇古奔字也

以軍糧接食

并將控弦萬有餘人

師古曰言能引弓皆堪戰陳

誅獍悍

師古曰獍健行輕貌也字

或作獍悍勇也獍音丘昭反又音丘召反

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

十三戰士不離傷

師古曰離遭也

十萬之衆畢懷集服仍興

之勞爰及河塞庶幾亡患

師古曰重興軍旅之勞及北河沙塞之表可得寧息無憂患也

以

千七百戶益封票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

之半以寬天下繇役廼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

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

師古曰不改其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號屬國

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

年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

漢兵不能度幕輕留

師古曰言輕易漢軍故留而不去也二曰謂漢兵不能輕入而久留也

今大

發卒其數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

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

數十萬

師古曰轉者謂運輜重也踵接也

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

病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

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廣為前將

軍大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

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

平陽侯襄為後將軍

師古曰曹襄

皆屬大將軍

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罷

師古曰罷讀曰疲

匈

奴可坐收虜耳

師古曰言收虜之取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言坐

迺悉遠北其輜重

師古曰送輜重遠去今處北也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

餘里師古曰直讀曰值見單于兵陳而待師古曰為行陳而待於是青令

武剛車自環為營張晏曰兵車也師古曰環繞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

奴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入師古曰言日欲沒也而大風起沙

礫擊面師古曰礫小石也音歷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

于師古曰翼謂左右舒引其兵如鳥之翅翼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

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

冒漢圍西北馳去師古曰羸者驢種馬子堅忍單于自乘善走羸而壯騎隨之也冒犯也羸音來戈反冒

昏漢匈奴相紛拏音莫克反師古曰紛拏亂相持搏也拏音女居反殺傷大當

大相殺傷師古曰各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

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

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

寘顏山趙信城如淳曰趙信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得匈奴積粟食軍師古

曰食讀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青之與

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

或失道師古曰或迷大將軍引還過幕南廼相逢青欲使

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廣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廣自殺食其贖

為庶人青軍入塞凡斬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

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自立為單于師古曰谷音鹿蠡音

盧奚反單于後得其眾右王廼去單于之號師古曰去除也音丘

呂去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霍等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而亡裨

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

餘里直左方兵師古曰直當也所斬捕功已多於青旣皆還

上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輦允之士度服

曰輦音熏輦允重輦也堯時曰重輦周曰約輕齋絕大幕師古曰

檢仇秦曰匈奴師古曰輦字與薰同輦允六反約輕齋絕大幕師古曰

曰輕齋者不以輜重自隨而所齋糧食少也一曰齋字與資同謂資裝也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涉謂涉

水也章渠渠單于之近臣也涉水而破獲之以誅北車者晉灼曰王號也轉擊左大將雙

獲旗鼓歷度難侯師古曰山名也濟弓盧晉灼曰水名也獲屯頭王韓

王等三人李奇曰皆匈奴王號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

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有大功故增山而

廣地也如淳曰翰海北海名也師古執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
曰積土增山曰封為禪祭地曰禪也

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

絕師古曰卓亦遠意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右北平

大守路博德屬票騎將軍會興城不失期從至檣

余山師古曰檣音籌其字從木斬首捕虜二千八百級封博德為

邳離侯北地都尉衛山從票騎將軍獲王封山為

義陽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師古曰復音芳福反樓剽王

伊即軒師古曰刺音之充反軒音居言反皆從票騎將軍有功封復陸

支為杜侯伊即軒為衆利侯從票侯破奴昌武侯

安稽從票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漁陽大守解校

尉敢皆獲鼓旗賜爵關內侯解食邑三百戶敢二百戶
校尉自爲爵左庶長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青不
得益封吏卒無封者唯西河太守常惠雲中太守遂成
受賞遂成秩諸侯相賜食邑二百戶黃金百斤惠爵
關內侯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
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廼置大司馬位大將軍
票騎將軍皆爲大司馬晉灼曰悉加大司馬者欲令票
騎將軍去病與大將軍青等耳定
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
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
爵唯獨任安不肯去

師古曰安滎陽人後爲益
州刺史即遺司馬遷書者

去病爲人

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

師古曰吳吳起

也孫孫武也

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

師古曰顧念也

為治弟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也由此

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

師古曰省視也

其從

軍上為遣太官齎數十乘

師古曰齎與資同解已在立前也

既還重車餘

棄梁肉

師古曰梁粟類也米之善者重音直用反

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

乏糧或不能自振

師古曰振舉也

而去病尚穿

域蹋鞠也

服虔曰穿地作

鞠室也師曰鞠以皮為之實以毛薺

事多此類青仁喜士退

讓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也

去病自四年軍後三歲元狩六年薨上悼之發屬

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

師古曰送其葬所以寵衛之也屬國即上所云分處降者於

邊五郡者也玄甲謂甲之黑色也

爲冢於祁連山

師古曰在茂陵旁冢上有豎石冢前有石人馬者是也

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

蘇林曰景武謚也桓廣地謚也義見謚法張晏曰謚法布

義行剛曰景辟土服遠曰桓也

子嬪嗣

師古曰嬪音上戰反

嬪字子侯上愛之幸

其壯而將之爲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無子國

除自去病死後青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

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發千侯登皆坐酎金失

侯後二歲冠軍侯國絕後四年元封五年青薨謚

曰烈侯子伉嗣六年坐法免自青園單于後十四

歲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又方南誅兩

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初青旣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柰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風

白皇后

師古曰風讀曰諷

皇后言之上廼詔青尚平陽主

如淳

曰本陽信長公主也爲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主

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云

師古曰在茂陵

東次去病冢之西相併者是也

最

師古曰最亦凡也

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

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封凡萬六千三百戶封三子爲侯侯千三百戶并之二萬二百戶其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爲

特將者十五人

師古曰特將謂獨別為將而出征也

李廣張騫公孫賀李

蔡曹襄韓說蘇建皆自有傳

師古曰七人自有傳八人今列於此下凡十五人也說讀曰尤

李息郁郅人也

師古曰北地之縣也郅音之曰反

事景帝至武帝立八

歲為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

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其

後常為大行

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景帝

至武帝立十二歲為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

斬贖為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合騎侯

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

歲以將軍出北地後票騎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

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將軍
築受降城七歲復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
吾師古曰水名
也在朔方北亡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

歲後覺復繫坐事為丞蠱族凡四為將軍

李沮雲中人

沮音祖

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

為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為彊弩將軍

張次

公河東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岸頭侯其後太后
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復從大將軍凡再為將
軍後坐法失侯 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侯

武帝立十八年為前將軍與匈奴戰敗降匈奴

趙食其殺相人

師古曰馮翊之縣也殺音丁活反又音丁外反相音計羽反

武帝五十八

年以主爵都尉從大將軍斬首六百六十級元狩三年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明年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郭昌

雲中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大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集印荀彘大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

師古曰以善御得見因用為侍中也御謂御車也

校尉數從大將軍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坐捕樓船將軍誅

最票騎將軍去病凡

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

師古曰再出為票姚校尉也

斬首虜

十一萬餘級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其校吏有功侯者六人爲將軍者二人

路博德

西河平州人以右北平大守從票騎將軍封邳離侯票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爲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爲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趙破奴大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爲票騎將軍司馬出北地封從票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爲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一歲擊虜樓蘭王後爲浞野侯後六歲以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

匈奴左王左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爲虜
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定
亡入漢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
後支屬五人爲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奪國征
和中戾太子敗衛氏遂滅而霍去病弟光貴盛自
有傳

贊曰蘇建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

夫無稱焉

師古曰言不爲賢士大夫所稱譽

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

者勉之哉

師古曰勸令招賢薦士也

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

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

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

師古曰與讀曰豫

票騎亦方此意爲將如此

師古曰方比類也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